

缙云风物

雅舍与唯一

殷艳妮

雅舍之妙，很大程度得益于它的地理位置。背靠西南大学第一运动场，面朝天生路主干道，北碚区梨园村18号，本是个不惹眼的土坡，因地势相对较高，在梁实秋先生眼中便有了超脱芸芸众生之意。抬手可摘星揽月，垂首可俯视繁华而又不动声色，俯仰之间，收放自如。

顺着一段青色的石阶往上走，半坡有棵老黄桷树，亭亭华盖，将一座青砖黛瓦的小山门半遮半掩。门楣的木质匾额上书“梁实秋纪念馆”几个字，字体飘逸而洒脱，左右两侧是“文章小技扶风雷，鬓发催人惊岁月”的木刻楹联。

两扇朱门对开，轻叩门上铜环，仿若能听见岁月低沉的回响。入门后再上一段台阶，梁实秋旧居所在地——“雅舍”小院便一览无遗。小院正中是梁实秋先生塑像，先生戴眼镜，着西式羊毛衫，打领带，手臂挽着一件外套，翘二郎腿，目光眺望前方，姿态随意而放松。料想他在北碚居住的这段日子，是愉悦的。

塑像身后有三间简洁干净的平房，地方不大，胜在环境清幽。“雅”的东西，本来就小而精，“雅舍”系列文集的出现更使得方寸之间大放光华。1939年，梁实秋与吴景超夫妇在此购一陋室，取名“雅舍”。虽“篱墙不固，门窗不严”，蔽风雨都成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它宾客盈门。冰心夫妇、老舍、朱光潜、王云五等常来造访，或吟诗作画，或弹琴对弈，热闹非凡。1940年《星期评论》创刊，开设《雅舍小品》栏目，小品文《雅舍》发表，梁实秋与北碚便结下了世情缘。

当年的雅舍共有六间房，梁实秋居住其中的一室一厅，现在所见的纪念馆只有三间，陈列着照片、书信等旧物件。在雅舍寓居七年，梁实秋创作的《雅舍小品》反响很大，专集再版300余次，经久不衰。“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雅舍小品》流传”。离开北碚，梁实秋继续创作雅舍系列文集，延续他的雅舍情结，他在台湾的住所也取名为“雅舍”。对梁实秋而言，雅舍既是陋室，也是代表作，更是一种眷念情结和精神支撑。

一一看过先生生平事迹，大部分内容我早已知晓，其中有两张照片特别吸引我：一张是梁实秋坐在西雅图植物园墓地祭奠亡妻程季淑，一张是与韩菁清在台湾举行婚礼。两张照片拍摄时间相隔并不久，哀伤和喜庆的两种情绪形成鲜明对比。

1974年，梁实秋的女婿程季淑在美国去世，葬于西雅图的植物园。71岁的梁实秋悲伤不已，回忆起与发妻五十年相知相守、患难与共的点点滴滴，遂写下感人至深的《植物园回忆》。同年，梁实秋应邀赴台，原本是校园《植物园回忆》，却邂逅了小他28岁的歌星韩菁清，一见倾心。

文人才子对爱的表达总是不吝言辞，同样是悼念亡妻，不论是“十年生死两茫茫”还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千古绝唱不过是空响，现实世界终究难以承受纸上深情。《植物园回忆》尚未出版，五十年的恩爱却已成幻梦，留下的，是纪念馆展览的新恋情。

陈列柜里摆放着梁实秋写给韩菁清的情书，以“我的娃娃”开头，落款时间是“63.12.17”，“63”即1974年。在追求韩菁清的过程中，梁实秋写了上千封情书，有时一天竟要写三封之多。1975年，即程季淑去世的第二年，梁实秋与韩菁清在台湾举行婚礼，这是多么迫不及待的幸福。

文章可千古，爱却不能唯一。从雅舍出来，我是感到有些遗憾的，好在这种遗憾很快便得到了弥补。顺坡而下原路返回，不足十米有个街边小店，名“唯一食店”。店面从外观上看并无特别之处，但在老北碚人心中却颇有名气。他家卖豆花、辣子肥肠、火爆腰花等家常菜，耗儿鱼尤其出色，选料是不大不小那种。买菜的人都清楚，耗儿鱼的三种规格，小、中、大，中耗儿鱼最好。鱼肉细滑白嫩，盛在青花瓷盆里，佐以麻辣鲜香之味。三两条下肚，顿感全身通泰、酣畅淋漓，直呼过瘾。

比起《雅舍小品》，我更喜欢《雅舍谈吃》，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热气腾腾香飘十里。美食与爱，这单纯的幸福，总有一个要设法满足。雅舍已成绝响，美食尚在人间，爱情的味道，还不如眼前这盘耗儿鱼来得诱人。

若此生有幸，能得居所雅、爱唯一，吾愿足矣。

灯下夜读

此情温暖人间

——读梁晓声新作《人间清醒》

黄东光



《人间清醒》(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21年9月出版)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梁晓声的最新力作。在这本意味隽永的散文集中，作家以一贯的冷静和深刻，直面人生中的诸多真命题，以其谈谐有趣的思考，道出了他对现实与人生的独到理解。

在梁晓声的笔下，人们歌咏之的人间，处处呈现出丰饶而多维的镜像。在那生活的潮汐里，不时涌动着晶莹的浪花，亮丽着我们的双眼。

它灵动中带着欢歌，静谧中携着思索，从幽碧的绿野中走来，向着无尽的远方奔腾而去，有欢乐，也有悲伤；有愁苦，也有幸福。在这个广阔的人生舞台上，“我”则和芸芸众生一样，为了心中的理想，不懈地打拼着、奋斗着，于这个深邃而博大的人世间，顽强地刻录下一行行攀登的足迹——孤独时的探求，彷徨中的奋起，顿悟时的释然，成功后的甜蜜……在每一场生命情境中，都曾留下一个个坚强跋涉者的身影。

作家于书中，谈亲情、友情、爱情，道岁月中的风雨沧桑，叙凡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亦不时通过寻常小事，观照现实，检视自己的灵魂世界。与共和国同龄的梁晓声，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父母虽都目不识丁，但在教育儿女的问题上，却观点各异。父亲崇尚劳力，期望儿女长大后能靠一身力气吃饭，母亲则主张让孩子们多学文化，靠知识改变命运。幸运的是，父亲因长年奔波在外，教育孩子的重任便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母亲身上。于是，母亲经常给儿时的梁晓声讲传统戏剧和评书的桥段，不经意间，在他幼小的内心，播下了文学的种子。多年以后，梁晓声终成著名作家，客居北京，父母却先后离世。子欲养而亲不待，他把对父母的思念和养育之情，悉数倾注在患病的大哥身上，希望通过自己的悉心照料，让大哥早日康复，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回首往昔，亲情维系着一家人的命运，它没有因为时间和地域的改变而式微，相反，却在历久弥新中，让这种朴素的情感，一步步得以升华。从父母不辞劳苦抚育“我”长大，到中年的“我”又不容辞照顾患病的哥哥，梁晓声以春风化雨般的质朴之语，热切表达出对人间真情的殷殷向往，并告诫我们，人间自有真情在，请且行且珍惜，不论世界如何纷繁多变，人生又有着几多波澜，务必要保持一分清

醒，不负韶华，在只争朝夕中活出一个通透洒脱的自己。

莫说世道多变幻，最爱人间有温情。梁晓声说道人间、议论清醒，总在睿智中保有着一种深刻。他除了注重从烟火生活中采撷素材，以佐证他的观点之外，还善于从传统文化的层面，从精深的史料话题中获得灵感，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洞悉世间万象。他刚柔相济的笔触，描摹世百态，绘大千世界万种风情。那无处不在的思想张力，如春风拂面，温润着我们的心田，将世间的真、善、美，热情洋溢地呈现在笔端。而对隐匿其中的假、恶、丑，则每每予以深切的揭示。如他说“四十而不惑”，就从孔子的立场出发，阐释这句话的真义，言语中更多的是一种善意的提醒。梁晓声认为，如今现实中的许多人，却偏偏将这位先哲的意思理解反了。他们到了四十岁，面对工作、生活上的不如意、不顺心，不是冷静下来，客观分析自身的不足，而是这也慨叹那也埋怨，总觉得自己这也没得到，那也没成功，内心反而开始迷惘了。由孔夫子的不惑，到普罗众生的迷惑，一扬一抑间，梁晓声解读得分外透彻。颇具幽默感的是，梁晓声还由此生发开去，寄语一个个贤内助们，要看管好这些始“惑”的另一半，“即不但要考察他们在你们面前的家庭中的表现如何，也要考察他们在别人眼中在家庭以外究竟是怎样的……”

梁晓声摒弃世间喧嚣，怀揣淡定安然的人文初心，以其作家的古道热肠、哲人般的深厚寓意，用此情温暖人间的题旨，解读人生，说道人情世事，诠释出这样一个普世的道理：人生中最美妙的风景，是保持内心的淡定和从容；而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豁达之中，保持一分难得的清醒。

陪城记忆

金刚碑的前世今生

张文福

金刚碑坐落于缙云山下嘉陵江畔，这里山峦拱翠，古树参天，水流潺潺，距北碚城区5公里，占地面积约12.8公顷。金刚碑于清康熙年间兴建，至今已有300多年的沧桑历史。2020年，金刚碑入选重庆市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名录。

相传，佛祖释迦牟尼的大弟子迦叶尊者到缙云山建寺之时，有金刚力士前来相助，遗留了一块巨石在此，当地人俗称为“立石子”。那巨石有七米多高，二米多厚，状如一碑，直深入嘉陵江。唐人曾题刻“金刚”二字，故而得名“金刚碑”。

金刚碑不仅因此传说而变得神秘莫测，古镇的风水也很讲究。风水两字的结合妙不可言，早在上古就有《易经·说卦》记载“扰万物者，莫急于风，润万物者，莫润于水。”从字面上理解，风从天地而行，是流动着的空气，水顺着大地而走，是大地的血脉，是万物生长的依靠，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就适合人类生活。按照传统风水的观点来看，金刚碑是严格遵循“枕山、环水、画屏”的风水原则发展起来的。金刚碑处于缙云山与嘉陵江的汇聚之处，向北遥望的缙云山脉为金刚碑风水的“来龙”，护送“龙脉”的嘉陵江从三秦大地滚滚南下，穿云破雾，从北面连绵的巍巍群山中奔腾而出，烘托出金刚碑风水的奇妙与讲究。嘉陵江绕城抱镇、经镇三面，在缙云山的山脚下，镶成一个“U”行的环带，亦如访问所称的“椅子型”风水造型。金刚碑迎山接水，与远处的温塘峡相映成影。山水拥街，街舍山水，优美的自然环境成就了风水家称颂的“形胜之地”。

金刚碑原是古渝州最偏远的山村，早在清朝初年，缙云山下的小煤窑星罗棋布，煤炭业日益兴旺，煤炭运销外地必经金刚碑，于是在这里形成了产煤、运煤、销煤的水陆码头和中转站。到清同治年间，金刚碑各行各业兴旺繁盛，成立了以煤、盐、船、驮、牛、马为首的行业协会“七帮会”。作为水陆交汇的码头，当时的金刚碑陆运密集，船运发达，各种商号、客栈、茶楼、酒肆林立，川剧、评书、

划龙舟、放花灯等各种民间活动热闹非凡。民国时期，金刚碑已形成了姚家院子、熊家院子、郑家院子几家较大的民居建筑群。鼎盛时期，沿河两岸有商店、货栈千余家，煤窑沿山排开，挑夫摩肩接踵，江岸帆墙如林，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

金刚碑有着极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即繁茂浓郁的植被和深藏山坳的特殊地理位置，在抗日战争时期，吸引了国民党中央部级以上单位十多个，下属中央局级单位30多个以及3000余名科学、文化、教育、经济名流涌入金刚碑。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章伯钧来到这里，充分利用山坡地势，放置竹管引来生产、生活用水，解决制革工艺用水的难题，建起了利民制革厂，及时补充短缺的抗战军需用品，完成了抗战时期的一个特殊使命。梁漱溟在卢作孚和卢子英两兄弟的支持下，于1941年在全刚碑创办了勉仁中学和勉仁书院，开办了勉仁农场，形成了他的整体办学体系。在所开设的哲学、文学等重要课程中，聘请著名学者吴宓等担任教师，梁漱溟也亲自给学生们讲授《中国文化要义》。“国木大师”张之江一生提倡武术健身，曾于1933年创办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后来迁至金刚碑，并在此坚持不懈整理武术，开展教学辅导，对帮助国人强身健体起到了重要作用。吴大钧与陈立夫等人在1927年成立的调查科(后更名为国民政府统计局)，于1933年迁到金刚碑，让国民党的日常事务在烽火狼烟的日子里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金刚碑亦是大师出没的地方。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翁文灏应老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邀，于1938年将家安在了重庆，后因翁宅不断遭到日机轰炸，他只得搬到金刚碑缙岗新村居住，他在金刚碑与调查员裴文中历经无数个白天挖掘，夜晚挑灯自修，最终发现了“北京猿人”头骨存在的证据。当时的中国石油大王孙越崎，在金刚碑创建了“中福公司”，现存有几幢二楼一底的住宅楼就是其见证。著名散文家谬崇群在金刚碑写了三部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散文集《夏虫集》《石屏随笔》《人间百相》，后因积劳成疾，38岁时病逝后葬于金刚碑。1941年，顾颉刚常住金刚碑，并在此主持边疆语文编译会，主编《文史杂志》。历史学家翦伯赞于1943年迁来金刚碑，在这里先后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和《中国史论集》第一集，并与郭沫若、柳亚子、田汉等人一起吟诗讨论，在《中华论坛》上发表了《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论王莽改制及其失败》《学术与暴力》《春秋之义》《两汉的尚书台与官制政治》《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等一系列学术论文。岭南画家陈树人擅长丹青，并具备诗书天赋，他在金刚碑的几年时间写诗上千首。众多文豪大家曾驻足金刚碑，他们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至今仍余韵悠长。曾有人笑称：“莫看那时大家都穿着粗布衣，你在金刚碑饭馆里头随便一坐，碰到的个个都是大腕。”足以窥见当时出入金刚碑的文人之多。民国时期的金刚碑，酒楼招展，人气兴旺，被称为嘉陵江边的“小北碚”。由于这些机构和名人的存在，给金刚碑注入了不少的人文因素和学术文化内涵，使金刚碑成为抗战时期闻名天下的古镇，也成为了不可多得的文化遗址。

历经民国时期的繁盛后，金刚碑逐渐沉寂。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和煤窑的关闭，金刚碑水运交通优势逐渐丧失，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搬出峡谷，去往城市开始新的生活。留下的只有日益破败的房屋和潺潺溪水，以及遮天蔽日的大树。

2018年3月，北碚区启动金刚碑历史文化街区修缮工作，修缮过程中尽可能保留原物风貌，根据建筑结构，将传统工艺与新型材料相结合，保证古建筑群的完整性、美观性和实用性。同时，每一栋古建筑区别化设计，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元素，构建不可复制的建筑风格。修缮后的金刚碑古镇将再现清代和民国时期川东民居的独特风貌，彰显“一条石板路，千年金刚碑”的沧桑巨变与其独特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魅力。

诗词春秋

秋虫唱晚

(外一首)

罗裳

灯火阑珊，山河入梦
我坐在窗前
听院子里秋虫低吟浅唱

秋至深处，大地寒凉
虫儿依然淡定从容
引吭而歌，唱响生命的乐章

草叶下身披露水的歌者
西风命运薄轻的秋虫
为落寞的人，打开一扇梦想的窗

我只是担心，生怕
哪一阵风
会突然吹灭了这纯净的歌声

但它们，站在岁月的高处
仍然动情地歌唱
我体内的琴弦，开始呼应起来

桂花飘落

一朵桂花落下来
一朵又一朵桂花落下来

草地，温柔而慈悲
路过的风，比心跳还轻
对美好的事物
风，总是满怀恭敬

两只蝴蝶，嫩黄，清凉
像从露水里飞出来
捡拾着，一缕缕芬芳

桂花安详而疲倦，仿佛
回到了故乡

静静地，躺在大地的心上

我知道，当它们醒来
便又回到枝头
把一个浩大的季节悄然照亮

《明珠滴翠香满园》 王玉莲/国画